

王雲五主編

孟子今註今譯

史次耘
註譯

編纂古籍今註今譯序

由於語言文字習俗之演變，古代文字原爲通俗者，在今日頗多不可解。以故，讀古書者，尤以在具有數千年文化之我國中，往往苦其文義之難通。余爲協助現代青年對古書之閱讀，在距今四十餘年前，曾爲本館創編學生國學叢書數十種，其凡例如左：

一、中學以上國文功課，重在課外閱讀，自力攻求；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。惟重篇巨帙，釋解繁縝，得失互見，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，貲散以成統，殊非時力所許；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。本館鑒此，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。

一、本叢書所收，均重要著作，略舉大凡；經部如詩、禮、春秋；史部如史、漢、五代；子部如莊、孟、荀、韓，並皆列入；文辭則上溯漢、魏，下迄五代；詩歌則陶、謝、李、杜，均有單本；詞則多采五代、兩宋；曲則擷取元、明大家；傳奇、小說，亦選其英。

一、諸書選輯各篇，足以表見其書，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學技術者爲準；其無關宏旨者，概從刪削。所選之篇類不省節，以免割裂之病。

一、諸書均爲分段落，作句讀，以便省覽。

一、諸書均有註釋；古籍異釋紛如，即采其較長者。

ME651

一、諸書較爲罕見之字，均注音切，並附注音字母，以便讀誦。

一、諸書卷首，均有新序，述作者生平，本書概要。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，不厭其詳。

然而此一叢書，僅各選輯全書之若干片段，猶之嘗其一脔，而未窺全豹。及民國五十三年，余謝政後，重主本館，適國立編譯館有今註資治通鑑之編纂，甫出版三冊，以經費及流通兩方面，均有借助於出版家之必要。商之於余，以其係就全書詳註，足以彌補余四十年前編纂學生國學叢書之闕，遂予接受；甫歲餘而全書十有五冊，千餘萬言，已全部問世矣。

余又以今註資治通鑑，雖較學生國學叢書已進一步，然因若千古籍，文義晦澀，今註以外，能有今譯則相互爲用，今註可明個別意義，今譯更有助於通達大體，寧非更進一步歟？

幾經考慮，乃於五十六年秋決定編纂經部今註今譯第一集十種，其凡例如左：

一、經部今註今譯第一集，暫定十種，其書名及白文字數如左。

詩

尚

書

二五七〇〇字

周易

二四二〇七字

周禮

四五八〇六字

記

九九〇二〇字

禮

一九六八四五字

春秋左氏傳

一七四七字

大

學

中

庸

三五四五字

論

語

一二七〇〇字

孟

子

三四六八五字

以上共白文四八三三七九字

二、今註仿資治通鑑今註體例，除對單字詞語詳加註釋外，地名必註今名，年份兼註公元，衣冠文物莫不詳釋，必要時並附古今比較地圖與衣冠文物圖案。

三、全書白文四十七萬餘字，今註假定占白文百分之七十，今譯等於白文百分之一百三十，合計白文連註譯約為一百四十餘萬言。

四、各書按其分量及難易，分別定期於半年內，一年內或一年半內繳清全稿。

五、各書除付稿費外，倘銷數超過二千部者，所有超出之部數，均加送版稅百分之十。

稍後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制定工作實施計劃，余以古籍之有待於今註今譯者，不限於經部，且此種艱巨工作，不宜由獨一出版家擔任，因即本此原則，向推行委員會建議，幸承接納，經於工作計劃中加入古籍今註今譯一項，並由其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決議，選定第一期應行今註今譯之古籍約三十種，除本館已先後擔任經部十種及子部二種外，徵求各出版家分別擔任。深盼羣起共鳴，一集告成，二集繼之，則於復興中華文化，定有相當貢獻。

本館所任之古籍今註今譯十有二種，經慎選專家定約從事，閱時最久者將及二年，較短者不下一年，則以屬稿諸君，無不敬恭將事，求備求詳；迄今祇有尚書及禮記二種繳稿，所有註譯字數，均超出原預算

甚多，以禮記一書言，竟超過倍數以上。茲當第一種之尚書今註今譯排印完成，問世有日，謹述緣起及經過如右。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王雲五

孟子今註今譯序

孟子、是和論語、大學、中庸並稱做四書，自從宋、元、明、清以來，都把它當做家弦戶誦的書，就像今天國定教課書一樣。孟子這部書的理論，不但醇粹宏博，文章也極雄健優美。

次軒幼時背誦四書，塾師韓俊卿先生特把孟子抽出，選用蘇批孟子的本子，當作古文規範來講；並且說，「孟子和莊子兩部書的文章，在我國文壇上，是雙峰並峙，像昌黎（韓愈）、老泉（蘇洵）、東坡（蘇軒）等大文豪，都是得力於孟子的多。」

孟子的思想，可以說完全繼承孔子的，所以後世尊稱孔子為至聖，孟子為亞聖。孟子自己說：「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。」又說：「予未能為孔子徒也；予私淑諸人也。」我們研讀孟子，更可瞭解孔子的思想精深博大了。

孔子說「仁」，孟子說義，有時仁義兼說；實際上，孟子不過把「仁」闡發得更具體化罷了。「仁」「義」，應該說是一體的兩面，凡蘊藏在內心叫做仁，發出於外形叫做義，如同哲學上的「體」「用」二名詞，用由體而顯，體由用而成，二而一，一而二的。

孟子最雄偉的地方，便是主張「性善說」，全是闡發孔子論「仁」的精義。孟子七篇中，便處處強調這個仁字，所以孟子一書又被稱做「堯蕩經」。母親最偉大的，就是有一個永恆的慈愛心；慈愛心，即是仁。

所以孟子說：「仁，人心也。」又說：「仁也者，人也。」又說：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。」又說：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」孟子抉發出人性的本原，是仁慈的，是善良的，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「良知」、「良能」。整個人類的生存，能够維繫到了今天，就全靠這點人性固有的仁呢！

因為人性本是善良的，所以孟子說：「人皆可以爲堯舜。」又說：「聖人與我同類者。」並引顏淵說：「舜，何人也？予，何人也？有爲者亦若是。」俗語也說：「聖人本是凡人做，但盡良心即聖人。」聖人能盡心，凡人便不能，人人皆具有良心，一個能盡，一個不能盡，聖凡區別就在此。同時孟子認爲盡心，尤注意一個「推」字，把善心推到極點，就是擴而充之。孟子說：「故推恩，足以保四海。」又說：「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。」孟子闢墨子的學說，即破他兼愛的兼字；兼愛，除了領袖羣倫的極少數人，可以做到「保民若赤子」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推恩，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。所以孟子說：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」又說：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」聖人之所以爲聖人，便在能盡一己的良心，去推展它，去擴充它，已立立人，己達達人，發揮仁以爲己任的踐履精神！

宋儒程子（明道）批評孟子有泰山巖巖的氣象！因爲孟子是剛毅的，屬於陽剛之美，所以孟子平生最自负的，而有見義勇爲和獨立不懼的精神。常持先覺之志，養浩然之氣，辨義利，別王霸，闢邪說，放淫辭，主張民貴君輕之說，強調養民教民之政。這都是與「性善說」有莫大的關係，闡揚孔子仁愛的精神，說明人性無上的尊嚴！

孝經說：「天地之性，人最爲貴。」（孝經通行本皆無最字，案敦煌本正作「人最爲貴。」）人、爲什麼最可貴？上面說過，因爲人是具有與生俱來的這點「仁心」，凡仁必孝，孝子必仁，古往今來，無數的孝

子仁人，都是受世人所崇敬和仰慕的。

孟子平生精研詩、書、春秋，他的思想固受聖門中曾子、子思的影響，但尤得力於一個聖善的母親，他從母親的愛心，澈悟及人性本然之善，所以教人須從自身修省和最親近的家庭做起。孟子說：「人人親其親，長其長，而天下平。」這句話說得何等淺明而有力量，所以孟子又極力提倡孝行生活。孟子說：「仁之實，事親是也。」又說：「事孰爲大，事親爲大。」又說：「孝子之至，莫大乎尊親；尊親之至，莫大乎以天下養。」又說：「大孝終身慕父母。」又說：「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」這都是充分闡發孝德，實踐孔子提倡仁孝的精神。

今天，總統蔣公即以仁孝精神來實踐 國父的三民主義，所以特地在中興復國的自由寶島上，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；這一運動，即是發揮我中華民族五千年來以孝治天下的潛力，不但可以復興中華民族，並且將要挽救世界的危機！高年碩德的王雲五師，也用他畢生宏富的學術，和雄渾的氣魄，竭力支持此一偉大的運動；他老人家認為語言文字習俗的演變，在古代原為通俗的，但到了今天，都有許多不易瞭解之處，於是特向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建議，決定先編繹有關經子古籍若干種，以便全體國民皆能研讀，藉使他們真正明瞭中華五千年文化的精髓之所在，這是切合當前實際工作需要的一種。因此，次耘勉強承命註譯孟子。

孟子的文章，雖比較淺明，但因經歷時間太久遠，中間傳寫又多訛誤，關於古制、名物、方言等，往往使人不易讀下去，其他的經典更是如此。所以漢儒極注重訓詁之學，又稱考據學。到了清朝，更是考據學的鼎盛時期。孟子古註裏，幸有趙岐注，是漢儒註孟子僅存的本子，釋經多存古義。朱熹孟子集註，立

論證嚴，雖偏重義理，但多與聖學相通，確能代表宋儒的思想。清焦循孟子正義，是依據趙注撰寫的，宏博翔實，考證也最繁富。陳澧東塾讀書記的孟子部份，疏解也極精審。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，抒論也多精到。康有為孟子微，頗多宏通之論。胡毓寶孟子本義，會集衆說，時加己見，多有勝義。錢穆氏孟子要略，立論精簡，可通聖義。毛子水先生近年撰寫孟子焦疏補正，確多創見。還有時賢註解孟子，精義互見，在此不能一一列舉。總之，這些都是有助於孟學的功臣。

今次耘註譯本書，共分三部分：一、註釋，多採取趙注、朱註、焦疏及時賢正解為主。二、譯文，力求接近語體化。三、章旨，目的在說明主意之所在，以便讀完一章，可得一中心概念。次耘深感個人精力有限，又因課務忙碌，疏漏的地方，自不能免，仍希賢達多予指正。

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合肥史次耘謹序於臺北抱蜀廬

孟子今註今譯

目 錄

梁惠王篇第一	一
公孫丑篇第二	五六
滕文公篇第三	一一三
離婁篇第四	一七一
萬章篇第五	一四四
告子篇第六	一九一
盡心篇第七	二四五

孟子今註今譯

梁惠王篇第一

(一) 梁惠篇

孟子見梁惠王。王曰：『叟！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』孟子對曰：『王，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！王曰何以利吾國，大夫曰何以利吾家，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；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！萬乘之國，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爲不多矣！苟爲後義而先利，不尊不饗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！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！王亦曰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』

【今註】
①梁惠王：即魏惠王。名罼，惠，是諡法。本都安邑（今山西省解縣，夏禹故都）。後遷大梁（今河南省開封縣）。
②叟：長老之稱。
③不遠千里而來：言不以千里之長途爲遠而來也。
◎利吾國：王充論衡云：「夫利有二，有財貨之利，有安吉之利。」易乾文言：「利者，義之和也。」安吉之利，即「義之和」。公利也。財貨之利，則私利也。今惠問何以利吾國？是問富國強兵之術，乃私利也。故孟子闢之。
◎仁義：「仁」，是愛心。「義」，是正義。蓋舊之於內曰仁，發之於外曰義。「仁義」二字，是儒家以「德治天下」之主要思想。
◎大夫：官稱。三代官制，分卿、大夫、士三級。天子諸侯皆置之。
◎家：此非家庭之家，乃卿大夫在其采邑內所設之機構。左氏傳桓二年：「天子建國，諸侯立家。」言諸侯受封於天子而有國，卿、大夫食采於諸侯而有家。
士庶人：「士」，讀書人。「庶人」，百姓。「庶」，衆也。
◎交征：朱註：「征，取也。上取乎下，下取乎上，故曰交征。」
◎萬乘之國：朱註：「乘，車數也。萬乘之國者，天子畿內，地方千里，出車萬乘。千乘之家者，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，出車千乘也。千乘之國，諸侯之國；百乘之家，諸侯之大夫也。」按萬乘，本非諸侯之號，但以梁齊等國，時皆侵地廣大，僭號稱王，故曰「萬乘」。
◎弑：下殺上也。
◎饜：滿足也。
◎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：朱註：「遺，猶棄也。後，不急也。言仁者必愛其親，義者必急其君，故人君躬行仁義，而無求利之心，則其下化之，自親戴於己也。」

【今譯】孟子去見梁惠王，王說：『老先生，你不怕千里遙遠的路程來到這裏，也將有什麼富強方法，對於我國家有利吧？』孟子答道：『王何必說利呢？我看祇有仁義就可以了。王如果說：「怎樣可

以利我的國？」大夫必要說：「怎樣可以利我的家？」士人和百姓也都要說：「怎樣可以利我的身？」到了這個時候，上要取下的利，下要取上的利，那國家就危險了。萬乘的國家，有殺他的國君，必定是千乘的公卿；千乘的國家，有殺他的國君，必定是百乘的大夫。依照先王所定的成法：「在萬乘中取得了千乘，在千乘中取得了百乘。」這樣，不能不算多了。如果人人輕義重利，那是不完全無害過來，絕對不會滿足的。可是，沒有重視仁愛的，還要拋棄他的父母，沒有重視義理的，還要不急事他的君上。請王祇要談談仁義就可以，何必要說利呢？」

【章旨】此章闡明治國之要道，當以仁義爲依歸。而爲孟子建立儒家政治學說之張本。

(二) 王立章

孟子見梁惠王，王立於沼[○]上，顧鴻鴈[○]麋鹿[○]，曰：『賢者亦樂此乎？』孟子對曰：『賢者而後[○]樂此，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。詩云[○]：「經始靈臺[○]，經之營之[○]；庶民攻[○]之，不日[○]成之。經始勿亟[○]，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，麀鹿攸伏[○]。麀鹿濯濯[○]，白鳥鵠鵠[○]。王在靈沼，於牣[○]魚躍。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，而民歡樂之；謂其臺曰靈臺，謂其沼曰靈沼，樂其有麋鹿魚鼈。古之人與民偕樂，故能樂

也。湯晳(一)曰：「時日害喪？予及女偕亡！」(二)民欲與之偕亡，雖有臺池鳥獸，豈能獨樂哉(三)一！」

【今註】 ①沼：池也。 ②鴻：雁之大者。 ③麋：鹿之大者。 ④而後：有「然後」意。 ⑤詩云：大雅靈臺之誦。 ⑥經始靈臺：「經」，量度。「靈臺」：文王臺名，靈為美善之意。臺下有靈囿。故址在今陝西省郿縣東三十里。 ⑦經之營之：「營」，域限，作動詞用。謂先度量臺址，然後繩度立表，以定其位處。 ⑧攻：治。謂開始建造。 ⑨不日：不超過幾日，言其速也。 ⑩亟：疾。速。 ⑪鹿攸伏：「鹿」，音憂。牝鹿。鄭箋：「攸，所也。文王親至靈囿，視牝鹿所遊伏之處。」 ⑫濯濯：豐肥光澤貌。 ⑬鵠鵠：潔白貌。 ⑭於初：「於」，讀烏，歎美詞。「初」，讀刃，滿也。 ⑮湯晳：尚書篇名。乃商湯伐夏桀晳師之詞。 ⑯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：「時」，是也。「害」，同盍，作何不解。「喪」，去聲，亡也。「女」，同汝。二句，湯晳作夏衆咒桀之詞。 ⑰民欲與之偕亡：至末句，此特再引湯晳爲全文結論，證明獨樂不可能。

【今譯】 孟子去見梁惠王，王站在池沼上，看那些鴻雁麋鹿，因問孟子道：「賢君也樂這個嗎？」孟子答道：「祇有賢君纔能有此快樂，不賢的君，雖有此也不能快樂。詩經上說：『文王最初建造靈臺的時候，先度量它的高低寬長，再籌劃它所需要的材料，於是百姓齊來替他興造，不到一天工夫，便已完工。但在創建時，文王還教百姓不要太性急，那百姓偏性急得像兒子趕來替父母做事似的，因此很快的完工。後來文王在靈囿遊玩，祇見那麋鹿很馴善的臥伏着，而且很肥潤的樣子；白鳥也極潔白

。不多時，文王又站在靈沼上，見那滿池的魚，活潑潑的跳躍着。文王用百姓的力量建築這個臺，建築這個沼，百姓非常高興，反而稱他的臺叫靈臺，稱他的沼叫靈沼。並且歡喜他有這些麋鹿魚鼈。古時候的賢君，能和百姓同樂，所以自己也能享受快樂。尚書湯誓篇說：『這個太陽什麼時候才會滅掉，我們情願同你一齊滅掉！』百姓痛恨夏桀，要和他一齊滅掉，即使有了臺池鳥獸，怎能獨自享樂呢？』

【章旨】此章闡明爲政當與民同樂。

(三) 寡人章

梁惠王曰：『寡人①之於國也，盡心焉耳矣②：河內凶，則移其民於河東③，移其粟於河內；河東凶亦然。察鄰國之政，無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鄰國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④，何也？』孟子對曰：『王好戰，請以戰喻⑤：填然⑥鼓之，兵刃既接⑦，棄甲曳兵而走⑧，或百步而後止；或五十步而後止；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則何如？』曰：『不可，直⑨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』曰：『王如知此，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。不違農時⑩，穀不可勝食⑪也；數罟不入洿池⑫，魚鼈不可勝食也；斧

斤^(三)以時入山林^(四)，材木不可勝用也。穀與魚鼈不可勝食，材木不可勝用，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^(五)也。養生喪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。五畝之宅^(六)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！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^(七)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！百畝之田^(八)，勿奪其時^(九)，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！謹庠序之教^(十)，申之以孝悌之義^(十一)，頒白者^(十二)不負戴^(十三)於道路矣！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^(十四)不饑不寒，然而不王者^(十五)，未之有也！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^(十六)，塗有餓莩而不知發^(十七)。人死，則曰，「非我也，歲^(十八)也。」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，曰，「非我也，兵也。」王無罪歲^(十九)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』

【今註】
○寡人：寡德之人也，是人君自謙之詞。
○盡心焉耳矣：「盡心」，猶言盡力。「焉耳矣」，是詞終連用助詞。有加強語意。謂於救荒之事已竭盡一己之力。案「焉」，一作於是解。
○河內河東：皆魏地。今河南省以北地，舊時通稱河內。黃河流經山西省境，自北而南，故通稱山西省黃河以東地曰河東。
○加少加多：「加少」，是減少。「加多」，是增多。
○請以戰喻：「喻」，本作讖，譬也。卽比譬義。言請用戰爭爲比譬。
○填然：「填」，音田。鼓音。「填然」，猶今之口語冬冬地。古時戰爭，擊鼓則兵進，鳴金則兵退。
○兵刃既接：「兵」，械器。「刃」，刀。此句形容兩軍交鋒狀。
○棄甲曳兵而走：「甲」，是盔甲。「曳」，拖也。「走」，敗逃也。此句形

容敗退情形。㊂直：特也，但也。又直、特，古同聲。㊃不違農時：「違」，背也。「農時」，指春耕夏耘秋收之時。㊄不可勝食：「勝」，讀升，盡也。「不可勝食」，猶言食之不盡。下文「不可勝用」，即用之不竭。㊅數罟不入洿池：「數」，讀促。「罟」，讀古。「數罟」，細密網也。 「洿」，音烏。「洿池」，深池也。㊆斧斤：「斤」，斫木斧也。古以刃直稱斧，刃橫稱斤。㊇以時入山林：禮記王制：「草木零落，然後入山林。」即以時也。依照一定之時日。㊈養生喪死而無憾：「養生」，是爲生者得以謀生。「喪死」，是爲死者得安葬。「憾」，恨也。㊉五畝之宅：據趙注：此爲一夫所授，二畝半在田，二畝半在邑，田中不得有木，恐妨五穀，乃於牆下種桑，以供蠶事。古代庶民皆衣帛。周禮云：「庶民不蠶者不帛。」可知老者不能衣帛。此言五十衣帛，含有養老意。㊊無失其時：「時」，諸牲畜孵化及生育之時。「無失時」，言孕字不失時也。㊋百畝之田：亦一夫所授。考古代井田：「一夫一婦，耕耨百畝。」㊌勿奪其時：言不可以徭役奪其農時也。㊍謹庠序之教：「謹」，敬也。有不苟義。今言「加強」。殷曰序，周曰庠，皆鄉學之名。㊎申之以孝悌之義：「申」，重也。有「再三」及「叮嚀反復」之義。善事父母爲孝，善事兄長爲悌。 「悌」通弟，順也。「義」，作義理解。㊏頒白者：「頒」，同班。老人頭半白半黑者。㊐負戴：以背任物曰負，以首任物曰戴。㊑黎民：「黎」，黑也。黑髮少壯之人民。㊒然而不王者：「然而」，是詞之承上而轉意。王引之云：「猶言如是而」也。「王」，讀旺，往也。人民歸往之也。㊓檢：歛也。有節制收聚意。㊔塗有餓莩而不知發：「塗」，通途。「莩」，通殍。餓死之稱。 「發」，發放也。發放倉廩以賑貸百姓。含有平糶救荒意。㊕歲：凶年。㊖王無罪歲：「無」，有